

女伯爵的舞会

〔法〕热拉尔·德·维利埃 著

郭建华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La Bal de la Comtesse Adler»
Gerard de Villiers

根据Librairie Plon 1987年版本译出

女伯爵的舞会

〔法〕热拉尔·德·维利埃 著 郭建华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9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223—X / I·64 定价：2.90元

印数：00001—7000 册

内 容 简 介

热拉尔·德·维利埃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著称于西方文坛。他的小说风靡世界，深受读者欢迎。他1987年推出的《女伯爵的舞会》，其故事是从克格勃上校波列斯基因叛国间谍罪被苏联当局逮捕开始的。涉嫌的奥戈洛夫上校因此逃往西方。他是克格勃的显赫人物，知晓许多内幕。他的叛逃，引起了世界极大关注，许多国家的间谍接踵而至，于是展开了一场奥戈洛夫争夺战和反争夺战，演出了一幕洋“鸿门宴”和新“三剑客”，并且发生了诸多离奇事件。结果是，一些人惨遭戏弄，有的人大获全胜。

本书情节曲折生动，扑朔迷离，文笔流畅，引人入胜，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

第 一 章

维吉尔·内格尔医师在茂密的松树林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着。随着他那双硬纸板似的苏制轻便胶底鞋的上下起落，冰冻的大地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喘息声。他这件单薄的大衣根本抵挡不住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那个冷劲儿，至少有零下15度，冻得他上牙和下牙不时地磕碰。

内格尔气喘吁吁地靠在一棵树上，谛听着四周的动静。他呼出的热气在冷空气中形成了蘑菇状的烟雾。离特米什河不到两公里了。只要夜里能从冰面上溜过去，他就有指望了。白天无论如何也不能轻举妄动，因为边防军的神枪手们潜伏在河岸附近，监视着那些主要通道。南边的情形与这里不同，那里有一条难以逾越的天然防线。所以，维吉尔·内格尔选择了在人烟稀少的特米什瓦拉西边越境。当然，如果时间允许，他会办理护照，甚至会乘坐飞机。但是时间紧迫，别无选择。他的一生就在此一举了。

他仿佛听到远处有人在吹口哨，便撒腿继续向前跑去。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喉咙象火烤一样干渴，但他不能停下，得找一个藏身之地呆到天黑，以便摆脱那些可能跟踪他的人。

树枝象鞭子一样抽打着麻木的脸，渗出的血珠立刻凝固在伤口的边缘。他的双手冻得发青，手指疼痛难忍。无论

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找一个地方暖和一会，否则绝对不可能再有气力从冰上溜过特米什河。此刻，他又想起了他在基阿科瓦村头把小车开上横穿森林通向边境的泥土死路时遇到的那两个穿厚大衣的民兵。当时，那俩人满腹狐疑地盯着他。他的汽车是P城的牌照，这会使他们感到反常。如果他们发出警报，他的车很容易被人发现。他现在离藏车地点大概不到两公里。

要是时间充足一点那该多好呀！在这个国家，要想正当出境，得办一系列手续。

远处一声枪响，也许这是在宣告白天的结束。

突然，内格尔发现前面树林空处有一座房子。冷风吹得他两眼泪水模糊。他定睛细看，房顶上的烟囱还袅袅地冒着炊烟。他跪在一个树墩后面观察着那座房子，看样子象是一个农舍。房子一侧，松树稀疏，一片耕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

维吉尔·内格尔渐渐缓过气来。他面临着抉择。返身回去，可以平安无事；如果在森林里待到黑夜，就会被活活冻死。所以，只能冒险向前闯了。

“见鬼去吧！”他低声咕嘟着。

内格尔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雪，用手梳理了一下乱发，沿着森林小径大模大样地向前走去。走近大门时，他透过窗子看到屋里的亮光。他用他那肥大的手敲打木门。

维吉尔·内格尔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嘎吱的开门声使他胆战心惊。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站在门边。一头浓密而卷曲的黑发，刘海遮掩着上额，尖尖的下巴，宽厚的嘴唇，细长

的鼻子，一双黑色大眼炯炯有神。她生硬地问：

“您有什么事？”

她警惕地打量着那张血迹模糊的脸。内格尔不自然地笑了笑。

“太太，我是个医生。我的车子出了故障，我也迷了路。能让我进屋暖和一会吗？”

内格尔感到自己讲话的声音紧张而高昂。这位年轻女人脸上茸茸的汗毛十分显眼，粗糙的羊毛套衫紧裹着丰满的胸部。

“您迷路了？”她慢声细气地问，音调充满着不信任。维吉尔·内格尔咬紧疼痛的嘴唇强作笑颜。

“我到林中来看一个病人，后来迷了路。天冷得要命。”

她打量了一下内格尔穿的礼服和低腰鞋子，没有作声。突然，她把门拉开了一些。

“医生先生，请进吧。”

“谢谢，太太。”

这位年轻女人长得确实很美。她把门开得刚刚能容内格尔挤进去，致使内格尔擦着了她的胸脯。内格尔走进屋里如同钻进暖烘烘的被窝，他本能地向火势正旺的壁炉奔去。

内格尔蹲在火炉前，牙齿不停地咯咯作响。他从未感到过如此舒坦，即使是盛夏站在马马亚广场上也远不及此。在这壁炉旁边，会使人想到乡下人常吃的那种油滚滚的鸡汤和咸味干酪。这时，他才感到肚子在咕咕地叫。

卡嚓一声使内格尔惊跳起来。他急忙转过身来，看到年轻女人将一把大钥匙装到她的裙服口袋里。这个农舍唯一的

大门被紧紧地锁上了。不一会儿，她挺着胸脯向他走来。内格尔显然误解了她的意思。

尽管她的衣着不怎么讲究，人却有几分姿色。再说，不管她的容貌姿色如何，也总比森林里的风雪有味多了。

年轻女人那双黑色眼睛的神情使他如梦初醒。

“医生，您别想逃跑。”她严厉地说，“我丈夫就在附近。我一喊，他就能听到。”

维吉尔·内格尔象是又掉进了冰窟。

“您说什么呀，太太？”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小偷……我是个医生。”

“您并没有迷路。”年轻女人打断他的话说，“从这里到基阿科瓦没有一户人家。再者，我认识这里的医生。您是想越境。”

她两手叉腰，蔑视地打量着内格尔。内格尔想辩解……

“我是个专家，”他辩护说，“我从P城来看一个病人。”

她冷笑道：

“我丈夫是边防军，他经常向我讲起象你这样的人。好吧，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那就等我丈夫回来再说。”

年轻女人象个宣传员那样唠叨着。维吉尔·内格尔心里咒骂着。看来他得设法离开这里，不得不在森林里待到天黑。窗户是逃脱的唯一途径。他抬腿向门口走去：年轻女人用力向后推他，气力之大，险些把他推倒在壁炉里。

“您给我呆在那儿，医生先生！”

她迅速地顺手操起一块大劈柴，呼地向内格尔的头上打

去。她的身材与内格尔一样高大。维吉尔·内格尔有些慌了。如果那位边防军回来，他就彻底完蛋了。手里没有武器，没法抵抗，只好听天由命。

“请听我说，”内格尔以恳求的口气说，“我是想越境，是真的。可我没做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您放我走吧。”

“不行。”

他们默默地相互打量着。年轻女人右手紧握着劈柴，提防着维吉尔·内格尔。

维吉尔·内格尔突然抢前一步抓住年轻女人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同时用膝盖猛抵她的胃部。年轻女人痛得透不过气来。维吉尔·内格尔本想夺下劈柴，搜出钥匙。可是，边防军妻子的反抗力量令人吃惊。她张大嘴巴喘息着，与内格尔拼力争夺。内格尔没有夺下劈柴，肩上反而重重地挨了一下。他痛苦地叫了一声，而那个女人两眼充满憎恨的目光，手中劈柴乱舞，一边向后退，一边大叫起来。

“格里高里！”

维吉尔·内格尔发怒了，他的双手本能地向对手的脖子掐去。

“你这个臭女人！”他也大叫起来，“蠢货！”

劈柴雨点般地落在内格尔的肩上。他不顾疼痛，拼命地拌年轻女人的脖子。她那浅黑色毛茸茸的脸与内格尔的脸只相隔几厘米。年轻女人边打边躲闪。他们在屋里追逐着，最后，内格尔把年轻女人逼到一张大木桌旁。内格尔用整个身体向年轻女人压下去。年轻女人仰在桌边躲闪着。转瞬间，内格尔想占有她。突然，一劈柴狠狠地打在他的颈骨上，内

格尔痛得松了手。

她挥舞着劈柴，又向内格尔扑来。

内格尔气疯了，再次向年轻女人扑去。年轻女人气喘吁吁，已经没有力气猛打猛砸了。可是，当内格尔向她扑来时，她抬起膝盖，向他的腹部猛顶过去！剧烈的疼痛使内格尔认为他的腹膜撕裂了。他嘶哑地哀叫着，不能自制地呕吐起来。

边防军的妻子披头散发，眼睛瞪得怕人，她再次大叫起来：

“格里高里！”

她的喊声象号角一样响！看到她的对手倒在地上，她不顾一切地向门口冲去。维吉尔·内格尔气得简直要发狂了。

内格尔绝望地跳起来，冲上去，一把抓住年轻女人的头发，把她扭过来，照准她的下巴就是一拳。她被打得退到一边，裙服下摆撩了起来，露出多毛的双腿。她爬向内格尔，双手抱住内格尔的一条腿，站了起来。一股鲜血从她的嘴角流下来。这时，内格尔觉得自己象是在同小山羊打斗。她的全身衣着都是羊毛制品。俩人一进一退，又在屋里撕扭起来。尔后，内格尔凶狠的一拳击在她的太阳穴上，她痛苦地哀叫着向后倒退，正好倒在壁炉里。

壁炉里的火象是浇上了油。年轻女人的衣服迅速地卷曲着，接着便烧着了那一头浓密的黑发。随着一声嚎叫，她从炉火中挣脱出来，在石板地上滚着。头发已烧光了。她绝望地向内格尔扑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胳膊。

一个念头在内格尔的脑子里闪过。他抓住年轻女人的肩

膀，把她的头向火中推去。不管她如何挣扎，内格尔的手一点也不放松。他骑在她的背上，熊熊的炉火不一会儿就吞没了她的喊叫声。她再也不动了。

维吉尔·内格尔站起来，全身不停地颤抖着。他擦掉额头上的汗珠。太阳穴的静脉暴裂地跳着。他又看了一眼僵死的尸体，顿时心里感到一阵恶心。屋里充满了那种熏人的肉焦气味。突然，他憎恨起所有应该对死者负有责任的人。在千里之外的市区，他们正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沉醉于高谈阔论，而维吉尔·内格尔这个在P城受人尊敬的医师，却用残忍的手法杀害了一名妇女。

内格尔背着脸，用手翻弄着尸体，尽量避开那仍被火烧着的焦黑面孔。死者的双唇蜷缩了，两排牙齿可怕地龇咧着。

维吉尔·内格尔很快从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了钥匙。这时候在这屋里，每一秒钟都可能致命的危险。他跑到门边，打开门向外看了看。林中的小路静悄悄的。他正转身出门时，发现食品柜上有一瓶酒，他顺手带上，趁着天色昏暗，出门向西跑去。

维吉尔·内格尔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棵树后等了一个多小时。他觉得一阵比一阵冷，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跑动。当他感到胸部有些麻木时，就对着瓶嘴喝了一大口酒。酒烧得他喉咙火辣辣的，但却能使他御寒。一瓶酒已经喝了四分之三。这瓶白酒救了他的命。

透过树间的空隙，他看到几个穿绿色军大衣的边防战士正在原地跺着脚取暖。一个小时前，一群挎着冲锋枪的边防

战士吵吵嚷嚷地从十米开外的地方跑了过去，其中一个人提着一支带瞄准具的毛瑟枪。他们有可能是在找他。那个惨死的女人的丈夫可能就在这些穿制服的人当中。这个广为病人赞扬的和善医生，秘密斗争却使他变得如此残酷，真是意想不到……

他努力使自己的思绪与这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抹掉脑海中那副焦黑的死人面孔。他不顾良心的责备，居然想战争中的狂轰滥炸不是也杀死了许多儿童吗？他不可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只能为在地球上消灭共产主义而竭尽全力地奋斗。在这漫长的斗争中，他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重要作用。

那伙人在谈论着什么，原来是在换班。有几个人大声地争论起来。

“晚上好。”一个刚走过来的人向他们打招呼，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维吉尔·内格尔轻手轻脚地向前走着，前面有四个背枪的士兵，嘴里叼着香烟。维吉尔两眼盯着他们，从一棵树后溜到另一棵树后。还剩下难以通过的20米了……

四个边防军哨兵没有一个回头。维吉尔·内格尔跪在一丛积雪的灌木后面。那个酒瓶仍揣在身上。他浑身疼痛难忍，想把双手贴紧皮肤暖一暖。冰冷的十指一触到皮肤，那股冷劲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不得不抽出双手。从一处松树稀疏的地方，他看到了冰封的特米什河。对岸有人接应他，并将帮他转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些人全是他的熟人。这条小河的冰层能不能承受得了他的重量？

冰冻的小河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格外明静。星光闪烁的

晴空没有一丝云雾。维吉尔·内格尔静听着周围的动静。从很远的地方不时传来阵阵狗叫声。他卧倒在冰冻的地上，向特米什河岸爬去。

他左边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就是闲聊的哨兵。内格尔爬到岸边的开阔地带后，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一跃而起，向冰冻的河床冲下去。尽管脚下的冰层咯冬咯冬地响着，但却冻得很厚实。维吉尔·内格尔怕得要命，就用两只胳膊肘和膝盖在冰面上以最快的速度向前爬着。如果冰层塌下去，他就没命了，那就用不着边防军来追捕他了……

他爬到河床中间时，左后方传来了喊叫声。

“灯光！”

随着喊声，河岸上的探照灯亮了。一束灯光在冰面上摇曳着，慢慢地移向维吉尔这边。

维吉尔·内格尔首先想到的是站起来，跑过去。在探照灯照到他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跑到岸那边的树丛里隐藏起来。

他刚跪起，膝下的冰层就可怕地响了。随着清脆的响声，他的左膝陷进了冰层，他扭动了几次才抽出来。接着，他继续拼命地向前爬去，背部的肌肉不停地收缩着，仿佛被子弹击中一般……

当他踏上那边的河岸时，探照灯的光束照到了他的双腿上。一个哨兵喊道：

“站住！站住！”

维吉尔·内格尔扑倒在地，两耳被哒哒的捷克式机枪声震得嗡嗡响。但是子弹落在离他很远的冰面上。他鼓足了劲，

向前猛地一个冲刺，便钻进了松树林里。他躲在一棵松树后面歇息，过了一会儿才继续向前爬。身后又是一阵连射，子弹在他的头上飞着。他唯一的运气是，边防军不能逾越河心。

内格尔筋疲力尽了，只好停下来休息了一会。接着，他又向前奔跑。前面的道路遥远而又艰难。

第二章

尊贵的马尔科亲王阁下，身为塞尔维亚省世袭总督、“黑鹰骑士会”理所当然的骑士和方济各会荣誉勋章获得者——其它头衔自然还有，但一般的称号就不一一列举了，同时，他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同一般的大间谍。他半闭着眼睛，慢慢地呷了一口冰冷的伏特加酒。别墅里的老厨娘伊尔斯夫人用大冰块封藏酒浆的技术无与伦比，可谓独家所有。她用冰块封藏过的酒有一种陈酒的芳香。书房里的壁炉炭火正旺，马尔科的脸被烘得热乎乎的。现在虽然还不是严冬时分，但位于维也纳东部的里厄藏别墅，已是寒气逼人的季节了。马尔科别墅里的很多房间都象冰库那么冷，因为中央情报局的酬金赶不上暖气设备价格上涨的速度。

“我们出去兜一圈好吗？”

马尔科感到亚历山德拉的声音如同壁炉里的火那样热烈。他睁大眼睛欣赏着这位少妇。她身上的午服不但未影响她的姿色，反而使她增添风韵。前摆高高开衩的黑鹿皮长裙，柔软的长筒靴，腰间那条又宽又长的皮带，使她看上去犹如一位俄罗斯公主。她上身只穿一件黄色衬衣，没戴胸罩，这更增强了她周身的性感。

亚历山德拉女伯爵是在离里厄藏不远的地方长大的，她那傲气十足的神态以及几乎有点歇斯底里的嫉妒心理，使她

和马尔科之间那种富有刺激性的浪漫插曲更加风趣横生。

每当两人闹别扭赌气时，亚历山德拉那一头花了很长时间精心梳理的金褐色发髻，总能以一种古典式的美取悦马尔科。亚历山德拉的生日即将来临，马尔科答应为她邀请部分维也纳的朋友举行一次家庭舞会，以鲑鱼子酱款待客人。

马尔科拿起膝盖上的报纸，一边翻着，一边笑着说：

“现在不去，等我看几段……”

亚历山德拉漂亮的脸蛋顿时泛起嗔怪之色。在马尔科的眼中，她竟然不如报纸上的几段文章。

马尔科预感到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于是赶忙补充说：

“今天快报专栏非常有趣，来，过来和我一起看吧。”

略为迟疑了一下，亚历山德拉还是走了过来，坐在马尔科的腿上。马尔科正专心致志地看着快报第三版专栏上一篇题为“莫斯科逮捕一名为西方工作的苏联人”的文章。

塔斯社透露，在一次非公开的审讯中，一个名叫波列斯基的上校以间谍罪被逮捕，并将被判决。对其他逮捕者也将很快作出相应的判决。据塔斯社称，波列斯基是与西方官员有联系的那伙人中的关键人物，他认识一位别名叫热代翁的西方官员。塔斯社还透露，波列斯基上校将真诚地向宽宏大量的苏联政府忏悔他的罪过，并积极向政府揭发一切尚未受到饶恕的同伙。

马尔科放下手中的快报。苏联高级阶层出现变节者，这是十分罕见的。

“你在想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马尔科一只手放在亚历山德拉的大腿上抚摸着她那发达

的肌肉。他想驱散脑海中那个孤零零站在执行队面前的模糊的男人幻影。他与波列斯基上校并不相识，但他似乎体验到了一点那位苏联军官的孤独感。不管怎么说，他们同属于这个残酷的世界。

“看来没必要去花园了。”亚历山德拉喃喃细语道，“等开春再去吧。”

花园是马尔科的骄傲。一提起花园，他的脸上就会流露出一种得意之色。直到前不久，里厄藏别墅几乎还是一幢郊区式的普通房子，且没有发展的余地。它位于与匈牙利接壤的地方。1945年那次讨厌的边境线调整，把它分割得零乱不堪。大概在几个月之前，里厄藏的邻居的意外亡故和一笔意想不到的收入，使马尔科摇身一变，成了这片领地的主人。

亚历山德拉身上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摇荡的气味。马尔科心想，她那既漂亮、又复杂的发髻是怎么梳理的？她为此一定花了很多时间。突然，一个热吻印在他耳后的脖梗上。

“你对那些淫荡的黄种人不感兴趣了？”亚历山德拉粗鲁地问。

这话是在讥讽马尔科越南之行的不轨……虽然亚历山德拉对马尔科的这个不轨行为并未大动干戈，但并不说明她心里毫无芥蒂。正是那次历尽艰险的旅行，使里厄藏周围方圆十公顷的森林归属了马尔科。

马尔科的手摆弄着亚历山德拉裙服腰带上那个镶着长长扣针的大铁环。每当马尔科想与亚历山德拉单独呆在书房时，他总是拔掉电话线。

在这豪华、舒适的书房里，怀中躺着迷人的女伯爵，再

加上别墅的气势，使马尔科感到他这尊贵的殿下比任何时候都更高贵。这才是真正的王子生活。让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把戏见鬼去吧！当然，别墅侧翼的建筑还要彻底改造，而且一年前这些房顶几乎就要塌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他自己的别墅。现在，他对纽约附近的普格克普西别墅越来越难以适应。

亚历山德拉的整个身子都倒在他怀里。

外边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马尔科和亚历山德拉进入书房时，从来没有人打扰他，除非有紧急情况。

“请进。”马尔科叫道。

埃尔科·克里桑唐那有点驼背的高大身影立在门边。这位土耳其大汉的眼光羞怯地避开了卧床。亚历山德拉木然不动。对于家奴的出现，她毫无顾忌，如同一只毫无羞耻之心的小雌猴，令人惊诧叫绝。

“亲王殿下的电话，”克里桑唐说，“有位艾德勒女伯爵一定要亲王殿下亲自去接。”

马尔科感到有如大厅里的吊灯砸在他头上。亚历山德拉的十指在裙服下摆上急躁地抓磨着。她的脸冷若冰霜。看到马尔科那副表情，她冷笑着说：

“快去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来这里，肯定是缠着你买她的武器。”

克里桑唐低着头一声不吭。他不愿看到他的主人在这位漂亮的亚历山德拉面前的那副懦弱相。此刻，他真想用绞索套住她的脖子紧紧地勒死她。

“我这就去。”马尔科说。